

曾新华 陈国忠 曾锦初 编撰

张川文敬

张克明
题



曾新华

陈国忠

曾锦初

编撰

龍川文藪

張克明題



雅园出版社

龙川文薮

编撰者

曾新华

陈国忠

曾锦初

出版者

雅园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红达印刷厂

发行者

雅园出版社发行部

开本 140 X 200 大 1/32

字数 800 千字 印章 318 插图 48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一—三九〇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62-986-021-12

定价：168.00元人民币(精装本)

卷前语

龙川，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古县。据《南越志》载：「河源县北有龙穴山，连岩亘地，累嶂分天。尝有五色龙，乘云出入此穴。」这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令人神往。

近几年来，龙川在县和各方人士的支持下，先后出版了《古邑龙川》、《龙川集胜》、《霍山志》（辑校本）等地方文献，影响很好。但仍有一大批反映龙川历史文化的典籍归诸各图书馆度藏，或为私人珍秘，一般读者难于看到。本着揭示古代文献，方便学者查检，展示古邑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的宗旨，在出版上述地方文献后，我们先后历时五年，编成《龙川文薮》此书。

这部地方文献，分甲、乙编和附编三个部分。其特色是：（一）集中辑录的文、书、图均为邑籍人士或居龙人士之专著。如被誉为「千古绝学」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为宋时大文学家苏辙谪居龙川时所作，有人认为该书只字未涉龙川，而将其排斥在外，但《广东通志》（清阮元修，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上海古籍社1985年版）、《客家文献综录》（王洁玉等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及《广东文献综录》（骆伟主编，中大社2000年版）都将其列入龙川文献。又如《谷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一，中国东方文化研究

会编撰，齐鲁书社1982年版），系明时刑部主事谪通衢驿丞李中著作，里面有大量撰写龙川之诗文。将其辑入龙川地方文献是顺理成章。除甲编中的《龙川县志·艺文志》为清嘉庆间邑知县胡璫甫修、附编中的《塔峰诗存》为散录明清至民国诗文外，其余均为邑籍人士或居龙人士之专著。（二）版本十分珍贵。《龙川文薮》总共收录古籍及近代作品十三种，其中古籍善本、珍本、孤本六种（属清写宋本一种，明刻本一种，清稿本一种，清刻本三种），另民国印本四种，拓本一种。如《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为北京文渊阁藏四库写本。又如《霍山志》，为明邑进士巫三祝于崇祯十六年（1643）所著，解放前由上海大亨、著名藏书家王培孙先生购藏，解放后交由顾廷龙馆长，藏上海图书馆。《龙川县志·艺文志》为清嘉庆戊寅年版本，藏上海图书馆。《花果同珍图》为清道光元年鳌峰老人杨璧棠编，龙川许世馥绘，藏广州中山文献馆，均属善本书籍，弥足珍贵。书中辑录的《诸艰集》、《竹人诗集》、《红杏山房集》，为私人藏本，属罕见本。《塔峰诗存》则据原龙川县政协副主席巫永扬藏本《巫氏族谱·艺文谱》辑录。此书名为编撰者所加。《雷乡野乘》上册为黄麟书先生生前从美国影印寄回给张继元先生的。该书下册及《龙川蓝关之研究》为广东中山文献馆藏本。《红杏山房集》是旅英邑籍人士杨凤炜先生生前提供的版本。《竹人诗集》则由张克明先生保存的乡人之专著。（三）近代史资料十分丰富。如张镇江先生编的《雷乡野乘》上下两册，对鸦片战争以降，各次涉龙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龙川农民运动、鹤市暴动、第一、二次东征、川中学潮、张发奎、陈济棠川华之战……）、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人物（如巫三祝、黄云、吴登三、吴升三、丘卿云、张居

达、康瀛、钟伯颜……)等以及县内逸事轶闻在书中都有反映,弥补了县志之缺载。本书辑录了大量诗文学作品,仅诗词歌赋达千余首,其中《霍山志》中所辑诗词二百多首。龙川霍山、龙川八景、龙川山川风物、民情风俗等都作了吟咏,且佳作如林。特别是后秦僧明善诗作的发掘,将龙川的宗教文化活动提前了一千多年,从诗词、歌赋、楹联、俚偈、文学、书画等方面展示了龙川久深且极为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附编中辑入当代邑籍人士获奖证书选,展示了邑人在书法、音乐、理论、建筑设计等方面的新成就。明邑进士巫三祝、晚清龙川诗坛巨擘张竹人手迹及陈殿槐进士名匾、授权名印的发现,不仅是科举制度的物证,连同整峰老人杨璧棠编、龙川许世馥绘的《花果同珍图》和黄麟书先生撰并书《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志》,还可作为优美的书画作品欣赏,本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为了这又一部地方文献的编撰出版,我们是下了番苦功夫的。首先是这些珍贵典籍的发掘上。一九九八年,曾锦初在编撰《龙川集胜》时,得知清康熙年间,铁场珊田黄耀菱著有《诸艰集》,《龙川县志》作了披露,《雷乡野乘》中也有记载,但未见此书。曾锦初为了发掘此诗集,给在铁场养痾离休原龙川县委常委黄桂香同志及铁场春苑照相馆刘德深先生去信电,函请他俩查找该诗集。终于在黄耀菱房裔系一亲戚处找到原刻本复印件,这部一百多年前的诗集,就是这样发掘出来的。据说,该村黄氏还在玉麟洞挖出几块原诗集木刻板,由该房裔系珍藏。又如,明邑进士巫三祝所撰的《霍山志》,是我省为数不多的一部名山志。清邑进士、巫曾孙巫荣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作了重修。清道光四年(1824)邑令胡曙偕缪良、姚声槐

作了续修。原志四卷。续修时，删去该志词翰三、四卷，这部残缺不全的刻本藏广州中山文献馆。在《广东文献综录》专志类中，我们发现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崇祯十七（1644）年巫三祝撰龙川《霍山志》刊本，即给上图去电，得该馆领导同意批准，购得此善本复印件。在《广东文献综录》艺术类中，我们发现广州中山文献馆藏有《花果同珍图》清稿本，去电广州邑籍高工李日荣同志，请他到省图书馆查阅确有此书。曾锦初、陈国忠先后两次到广州查看这一珍贵书籍，由于国家对善本书籍管理有严格规定，曾、陈两人向省图部门负责同志，反复说明我们编撰目的，感动他们获准在不使用闪光灯下，用照相机拍得此一百八十多年前所绘制的善本画册稿本。几年前，曾锦初在县李氏编修《龙川县李氏族谱》资料室中，发现有二页孙中山侍卫长《李荣传》，系据《雷乡野乘》续集复印。据修谱工作人员李启新同志说，该件是由台湾邑籍人士寄回来的。我们函请台北龙川同乡会邹日章理事长，请他协助查找该续集。邹理事长郑重其事地在龙川同乡会刊登寻找《雷乡野乘》续集启事，未果。曾再次将该复印件拿来细看，发现该件旁用钢笔小字注明一九八七年复印于老隆，电函启新同志查找该文复印人。启新同志十分重视，特地上门找李荣媳妇张东招女士。据张回忆，该复印件是李荣内弟梁照林于一九八七年为了落实李荣政策，从广州携该件到老隆时留下的。并告知，梁原是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员，曾是政协委员，家住广州河南，但详细地址不明。曾锦初，陈国忠俩人为此事去了广州，向邑籍知名人士刘汉池、叶志芬夫妇（原荔湾区政协副主席）了解，通过市政协委员潘景晴，找到梁照林女儿梁杰平女士。据梁回忆，该复印件是香港一知名人士寄回的，但其名字回忆不起。

来。后曾锦初在黄麟书先生的《白马书屋存稿》一书中得知，香港珠海大学图书馆藏有张镇江先生的《雷乡野乘》。今年十一月下旬，邹日章先生回粤参加会议途经香港时，特地到该大学图书馆查该书。至本书发稿时止，该续集仍未找到，成为憾事，但为了资料的收集，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发现龙川历史文化有有价值的文字载体线索，我们穷追到底，且不惜工本和精力。

《龙川文藪》的编撰出版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下，确定了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不加选汰，悉数搜集，目的是抢救尽可能多的古籍；第二，不加修饰，基本上按原版影印缩印，目的是提供最可信赖的版本（附编《塔峰诗存》除外）。具体工作有五：（一）访书编目。首先，通过《广东文献综录》、广东省图书馆《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客家文献综录》、《龙川县志》等提供的线索，对国内几家重点国家图书馆及私人所藏邑籍地方文献进行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书目。此一工作十分有成效，发现了极为罕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告失传或未掌握的古籍。如《霍山志》、《诸艰集》、《花果同珍图》就是这样发掘的。（二）选本别重。在编定目录的基础上，核定所选书目有无内容相同者，有的剔除，以免重复。如《巫氏族谱·艺文谱》中辑有巫子肖、巫三祝、巫弘峰等咏霍山的诗词与《霍山志》中所辑相同者，《塔峰诗存》则不录。（三）拍摄复制。凡已确定版本之书稿，则运用现代制版技术扫描，但对个别章节作了删节。（四）纂修成稿。纂修首先是将书稿还原按规定规格缩印。由于原书版式不同，尺寸不一，缩印时确定一个固定的比例，以保证成书版框大小一致，整齐美观。其次是对缩印件进行初审，看其前后有否颠倒错

乱、有否缺页，并以理顺配补，校出顺序。然后交付加工。加工包括拼贴和描润，拼贴分为拼中逢、贴上下栏及贴页码三道工序。扫描则严格限制在处理原书的污垢、水渍或因原书纸张灰暗而造成的底灰等。至于原版文字漫渍、版面断裂，一律不加修饰改动，以存原貌。加工完进行二审。二审以复检加工有无错误为主。有误则返工；无误再根据原书编制书名页，包括书名、卷数、时代、著者、版本、藏所等。然后将书名叶加贴书前。最后进行三审。三审须将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对照总目，一一核查，并逐页审读，确定本书完整无误，方可定稿。(五)衰集出版。凡审定之书稿，交出版社终审，发印刷厂印刷，并派人检查毛本，监督装订成书。这重要、繁重而细致编撰工作，并不象某些人认为的『剪刀加浆糊』那样简单。

《龙川文藪》这一地方文献的编撰出版，一直得到邑籍知名和热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民革中央顾问、九十高龄的乡亲张克明先生不仅提供了他珍藏多年的《竹人诗集》，而且为本书确定和题写了书名，还多次来信电询问本书编撰出版的进展情况。原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特区文学》社长兼总编辑、编审戴木胜同志审阅了大部分书稿，还为本书作了总序。

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便于查找，便于保存，便于当代人使用，更有利于传承。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与积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如果没有『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没有《资始通鉴》、《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一大批图书，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就难有这样的独特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今天，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交流也将进一步加强，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融合，但决不可能使各种文化走向趋同。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因此，以各种载体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其现实和深远的重要意义。

翻开龙川文化史得知，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北宋司马光的《资始通鉴》中有龙川第一县令赵佗的《报文帝书》、《全唐文》中有邑进士韦昌明的《越井记》、雷乡县令杜楚宾的《雷乡县白石鹿记》、《全唐诗》、《全宋诗》、《全宋文》、《明文汇》、《清文汇》、《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粤东杂诗》等古籍和广东地方文献中都有多位名家记、咏龙川的诗文。这在全国二千多个县份中是罕见的，也是足以令邑籍人士骄傲和自豪的。《龙川文藪》的出版，会同已出版的《古邑龙川》、《龙川集胜》等，堪称龙川文化史上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这一学术文化工程的顺利竣工，了却了百十年来无数邑籍学人抢救保存古代文献的宿愿，完成由『重藏轻用』到『藏用并重』的飞跃，使龙川文化典籍得到准确揭示，系统收藏，精心保护，不致湮没，避免了亡佚之虞，为龙川评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经济和新世纪的文化复兴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准备。我们为有幸参与此一空前盛举而深感自豪，衷心感谢海内外邑籍人士、图书馆的合作与帮助，如提供书源的深圳图书馆、广东中山文献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张继元、巫永扬、刘德深等同志。黄志贤、邹庆娣夫妇给予一定经济赞助，在此一并致谢！特别应提的是为本书提供宝贵书稿的黄麟书、杨凤炜先生、黄桂香同志先后去世，这部书的出版，只能是献给他们的心香一炷了。

《龙川文藪》的编撰发轫于一九九八年，至今历时五年，终于出版，是『盛世修典』、协调共

进的结晶。这是继《霍山志》（辑校本）后又一成功协作。《龙川文藪》需要一定投资，编辑出版时间跨度长，难度大，象这样的出版物，理应由县政府主管部门出面组织和投资。但龙川是个脱贫不久的县份，我们不愿也不敢给县添麻烦，在现行体制下，而由我们三人自愿组合。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我们一拍即合，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协调共进，发挥各自专长，共同承担风险和义务。曾锦初主要负责编撰常务工作。并申明，本书限额发行，绝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作为对故乡的一种默默回报。

中国文化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整理历来是累积式的。古文化县尤其如此。欲将古邑龙川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准确而深刻的揭示，需要一次又一次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努力。这是因龙川历史文化内蕴浑厚所决定的。我们才疏学浅，心有余而力不足。可喜者，是它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毕竟将长期藏于阁而又如此珍贵的典籍首次集中揭示于世。基于前者，心怀惴惴，尚祈方家不吝赐教，基于后者，衷肠企盼，愿它得到读者的钟爱。『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当此《龙川文藪》贡献学林之际，谨再次呼请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藏书家继续提供合作，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将此次限于各种条件未能采入的反映龙川历史文化的优秀典籍全部公诸于世。

陈国忠

曾新华

曾锦初（执笔）

11001年岁次壬午冬月于鹏城

编例

一、编撰宗旨：揭示古代文献，方便学者查检，展示古邑风采，弘扬民族文化。

二、收录范围：凡反映龙川传统文化、采用传统撰述方式和古典装订形式，无论成书时间远近之馆藏或私人珍秘之刻本、印本、写本，均予收录。且不仅仅限于『文』，含反映龙川文化的其它形式。

三、本书包括甲、乙编及附编。甲编为古代部分（宋至清），乙编为近代部分（民国时期）。附编为辑录诗词、绘画及书法作品集。当代邑籍知名人士获奖证书选以附编辑入。

四、选编时甲、乙编基本按作者时代或成书先后为序。全书编总目录，册前悉贯以书牌、卷数、时代、著者、刊刻年代、现今藏所。入选时皆选择原本作影印底本。无封面及目录者补配之。每页旁注书名、页码。

五、本书首选其学术价值、次取版本价值及文学价值。凡个别有所增损时，则参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处理。

总序

戴木勝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的文章典籍，浩如翰海。是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鉴古识今，开创未来的宝贵遗产。

中华文化乃一整体，由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所组成。在我国版图上，龙川县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古邑，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龙川建县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是秦始皇在岭南最早设县之一，距今已2216年。当年秦始皇命任嚣、赵佗率大军平南越。任嚣为南海尉，赵佗是龙川首位县令。至秦二世时，任嚣病且死，赵佗继任。秦亡，赵佗吞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后时，更自号为南越武帝，以兵威边，攻打长沙，『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使之归属，疆土东西万余里，乘天子车，竖天子旗，制度与中原天子相似。至孝文帝时，赵佗以民族大义、国家统一为重，放弃称帝，归顺汉朝。

山川形胜，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龙川亦以其独特的地理人文，为中华文化增添眩目的篇章。千百年来，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骚人墨客、达官显贵，或生长于斯、或任职于斯、或客寓于斯，留下他们的行迹身影，留下他们的精神气度，留下他们的文章著述。更有千千万万的百姓，

谱写出这方水土的历史，推动着时代前进。

本着搜集古代文献、展示古邑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的宗旨，近几年来，在龙川县委、县政府和各方人士的支持下，邑人曾锦初等先后收集出版了《古邑龙川》、《龙川集胜》、《霍山志》（辑校本）等地方文献。现在一部更大规模的文史集《龙川文藪》，又将与大家见面，实在是一桩可喜可贺的盛事。

《龙川文藪》分甲编、乙编、附编三个部分。共收录古籍和近代作品十三种。洋洋八十万言，蔚为大观。

收入甲编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苏辙晚年隐居龙川时所写的笔记。略志主要追忆曾经参与的政治活动，兼及所遇所见奇人异事。别志则主要记录所闻前贤时贤的轶事。两志文短而精，好读有趣，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明代邑人巫三祝编撰的《霍山志》，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此书含图形、名胜、仙释、圣迹、杂异、词翰、田赋诸志。凡霍山岩峰、浮丘、洞石、泉池、桥墓，均予搜罗、绍介、描摹。历代文人雅士题咏霍山的诗词、赋记、对联也尽纳其中。此书对全面了解和推介霍山有重大作用，远非一般导游小册子所能比拟。编撰者对霍山地位的评价，有些尚可商榷，但吾爱吾乡之情殷殷可鉴。

《诸艰集》作者黄耀菱是邑中敢于为民请命、一身义烈且富有神奇色彩的人物。他为通邑百姓免受横征暴敛之害，愤起反抗贪污豪劣的知县，因而获罪入狱充军，备受屈辱艰辛。老百姓对其气节十分敬佩，乡谚有云：「食米记着耀菱翁」。他在《诸艰集》中备述

受难苦况，诗以俚语出，易读易记。《思父》、《思外母》等，情真意切，读之催人泪下。

收入乙编的《雷乡野乘》，内容驳杂，集纪事、列传、轶闻、古迹、文艺于一体。可资了解龙川的山川风物、历史事件、人文掌故、趣闻轶事。但此书通过民间征集、搜寻遗文而成，这与正史当有区别。

除上述诸部，其余著作也是许多人难得一见的，具有史料、文献和审美的价值。《龙川县志·艺文志》，收集有关龙川的诗文较多，弥补了一些版本不载艺文或载之不足的缺失。《竹人诗集》作者张子筠，自少聪颖，倜傥不群。其诗率真率性、直抒胸臆。仅《三十自述》便足见其精神品格。

纵观《龙川文薮》，吾邑历史之久，人文之胜，激励人心。使我们更加了解龙川、热爱龙川，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增砖添瓦。由于时代嬗变，观念更新，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批判地传承和借鉴，以利精神文明建设。

《龙川文薮》的出版，是功德无量的大善行。当记头功者非曾锦初同志莫属。为搜寻龙川历史文献，他广泛联系，不辞劳苦，历时数载，呕心沥血。其热忱勇气，令人肃然起敬。陈国忠、曾新华同志，不仅与锦初共同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更可贵的是慷慨出资，使此书得以出版。邑籍人士乃至海内外同胞都会对他们深表敬意。

《古邑龙川》、《龙川集胜》、《龙川文薮》相继结集出版，是龙川地方文献的大荟文

萃。规模之巨、意义之大，足以令邑人自豪。然以龙川历史之悠久，文化蕴含之丰富，应当还有诸多重要典籍或已散失、或为私人珍藏。我们期望邑人和各界，继续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搜集和整理，使龙川的历史文化典籍更为完整、更加丰富，使龙川不愧为历史文化名城。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注：本文作者为邑籍人士，原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特区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